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第十三回 金友誼代作呈詞

詩曰：最苦人生死別離，交遊莫逆不勝悲。
堪誇七寸中書管，寫出含冤負屈詞。

話說黎爺在黃家弔祭歸來，心中抱恨葉蔭芝為富不仁，叔姪同謀將黃成通田畝霸佔，毀拆園房，威逼斃命。細想黃成通素行仁義，情性溫和，出入友恭，人所欽仰。與我交好多年，頗稱莫逆，今一旦含冤歸世，遺下老母少妻，我心甚屬不忍。

日前弔祭由曾說過代他伸冤雪恨，丈夫一言說出，駟馬難追，況我生平賦性耿介，見有不平之事，無不代為排解，今日知交受屈，斷不束手旁觀。正在行思坐想，其母開聲問曰：「我兒，你到黃家弔紙，可知成通身死緣由，不妨說我知曉。」黎爺見問，將情一一告知，眾人無不歎惜，可恨蔭芝恃勢稱強，多行不義，其母命曰：「我兒，你既與黃成通交好有年，他今受此盆冤，無由得泄，我兒何不代他一伸，俾得九泉瞑目。」黎爺叫曰：「母親，孩兒久有此意，我若不與他伸雪，更有何人舉行？況且日前兒在黃家也曾說過，斷無爽卻前言。」其母不勝喜說，說道：「與人扯住解紛最為美事，但須作速為之，不可遲延阻滯。」黎爺答說：「孩兒領命。」別母步入書房，坐下凝思構想一回，濃磨香墨，執筆作成狀詞一紙，句句言來俱是情真理確，一自作來，淚隨筆下，種種冤情來歷盡行訴得明明白白，乞請憲台明鑒，不獨生者活恩，而死者亦瞑目泉下矣。

呈首係伊母葉氏，具詞伊妻陳氏報告。寫完細細從頭一看，黎爺對母說道：「此張狀詞若在縣官控告，空勞紙筆，白費錢文，無濟於事，必要上省往大憲控告其冤，方可得伸。孩兒今欲前往黃家，一一說知葉氏伯母，令他攜同媳婦往省鳴冤，以免成通九泉抱恨。」說畢，便即穿衣出門而去，步到黃家，相逢葉氏，口稱：「伯母，小姪到來並無他事，只因呈詞業已做就，特請尊目一觀，看其可否合當。」葉氏說道：「難為賢姪費心。」

雙手接過狀詞，從頭至尾仔細看了一遍，連聲稱羨：「委實情詞懇切，句語詳明，大憲見之自然準理。」黎爺說：「事不宜遲，請伯母早為定奪。」葉氏叫聲：「賢姪，此事全仗鼎力玉成，但將來出省，還須請駕同往。」黎爺說：「這個自然，伯母定於何日起程，務祈示知，以便偕行。」說畢，起身告別，葉氏相送出門，分手而去。暫為按下。

且說陳氏身懷六甲，黃成通死時業已將次坐草，但因喪事紛紛，故此未曾在意，黎爺歸轉之後，業氏安人便即行裝打疊停妥，准期三五日間就要動身往省。詎意一夕，陳氏覺得肚腹不寧，有些隱隱作痛，便向家姑說知。葉氏安人知她瓜期已至，連忙備辦蠟丸，羌酒等物，並吩咐僕人去請接生，不一時穩婆到門，安人說知其故。穩婆步入房中，將陳氏扶插起來，囑其忍痛，不用著忙。半晌之間，瓜熟蒂落，果然生下一個男兒，陳氏心中暗暗歡喜。丫環報知安人，不勝喜悅，即令穩婆開調丸藥與媳服飲，命童焚香秉燭叩謝天恩以及祖功宗德。家童領命，一一安排停當。葉氏盥手，自炷名香，低首禱祝，躬身跪稟，祝曰：「信女黃門葉氏叩請諸天神聖日月三光，只因劣紳葉蔭芝屢次欺凌威逼，孩兒黃成通殞命，茲幸遺腹，背生一男，實賴天公憐憫，尚留一線血脈，或者將來撫養成人，黃氏香燈不致無靠。葉氏姑媳不勝欣幸之至。」祝罷叩頭，起身吩咐侍婢小心服事陳氏，並囑穩婆包裹嬰兒。囑令媳婦：「小心攜帶，他日長大代父報仇，光壯門閭，成通雖死亦無遺憾矣。」說畢，歸房安歇。

光陰迅速，轉眼已是三朝。安人吩咐香湯與小孩盥漱，抱出堂前。看見眉清目秀，相貌堂堂，四親六眷到來無不稱羨。

是日，雖乃洗兒有慶，未免悲喜交集。迨至親眷散去，姑媳二人依舊悲啼不已。丫環一眾見主情傷，齊齊勸解：「安人不必過哀，今幸黃門有後，見孫猶如見子，暫且開懷釋恨以俟將來。」

葉氏聞言，強為收淚，自此撫弄孫兒，且待媳婦彌月再打迭出城告狀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張鳳姐自從與葉蔭芝苟合，在省住了些時，搬回莞邑。主事尋了一所地方，蓋造房屋十分華美，亭台樓閣，曲沼方池，多栽芝草奇花，廣植青鬆翠竹。有時高樓玩月，有時酌酒評花，燕侶鶯儔，不啻如膠似漆。這也不在贅述。一日蔭芝無事，偕同鄧清並親家李鶴舉三人往河下飲酒鬧妓，是夜未回，剩下鳳姐一人獨坐無聊，在亭中賞月一回，便歸房內安歇。此時樵樓已打〔三〕鼓，鳳姐一枕黑甜，已應華胥之召，忽然見有一人披頭散髮，手拿羅帶到她跟前，怒氣衝上連叫幾聲：「速還我命，實實不能久待。」鳳姐夢中慌忙問道：「你是何方人氏？姓甚名誰？我與你前世無冤，今世無仇，到來索命，有甚緣故？快快說來，俾我心中明白。」成通手指鳳姐罵聲：「淫婦，你且聽著，我是南村姓黃名喚成通，只因被葉蔭芝搶割田禾，毀拆園屋。迨後看燈又被亞狄糾人伏毆，屢次欺凌，威逼殞命。今在閻王殿上告准蔭芝尚需時日，方得挫其銳氣，但你係他心腹至愛，故先把你來償。」說罷，將帶子一拂，嚇得鳳姐魂不附體，連忙奔跑，一跤跌倒，擦醒起來，方知是夢。渾身冷汗，滿腹驚疑。細想此事當日葉郎也曾言過，今日夢中情事卻是不虛。其時已交五鼓，鳳姐坐臥不寧，待至天明，蔭芝回轉，步進房中，看見鳳姐雙眉不展，手托香腮，大屬驚駭，便問：「芳卿為何如此？」鳳姐見問，便把昨夜夢中之事一一言知。蔭芝肚內自忖，果實奇怪了，今者若不將此事與她說明，必然懷疑莫釋，倒不如將情直說為妙，況且我與她不是別人，並無猜嫌可避，縱有言語規諫，亦是份所當應。啟口叫聲：「嬌姿，我實對你說，夢中言語真實不差。黃成通與我素無相識，亦無仇怨，只為伊叔黃顯國揭借銀兩將他的田畝與我作按，後因本利無歸，故此割禾相抵，如此如此這般這般，黃成通實非吾之對手，後來如何自尋短見，我實不知，不是我害他的。芳卿一旦放心，他斷斷不能向你索命。據云：閻王殿上將我告准，乃是狂言哄嚇，不必理他。」鳳姐聽罷蔭芝所說，默默無言，心中暗想，葉郎分明恃強倚勢，肆意橫行，屢次欺凌，幾番羞辱，黃成通斃命實為葉郎威逼所致。人心安在，天理奚存？夢裡情形並非吉兆，目下如此胡行，自取滅亡之禍。